

若无闲事挂心头

□ 撰稿 | 苏 打

小的时候很流行过一本书叫《菜根谭》，记载着许多长长短短、人生格言式的道理。有一首诗尤其出名，印在信纸、手帕和各种笔记本里，随处可见，不记得也记得了：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我看电影《完美的日子》，心里就不自觉浮现出“若无闲事挂心头”这句老生常谈来。

这部德国导演拍的日本电影，呈现了一段文艺滤镜加持下的劳动人民生活，主旨倒是特别鲜明的。役所广司饰演的清洁工，主要工作任务是打扫东京的公共厕所。他的生活极为规律：工作日从蜗居开着小卡车出工，路上听老磁带消遣；在露天长凳午餐，看看头顶的树叶和天空；收工后在地铁附近吃饭，返回小屋，睡前读书。休息日骑自行车去泡澡，乘凉，在相熟的小酒馆喝一杯，听对他略有意思的老板娘唱歌。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看了影片的前半个钟头之后，特别认同片名——这不就是“完美的日子”吗？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，既不用开会，也不用填表，没有年终清洁考核，也不需要汇总打扫报告。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，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，辛苦当然辛苦，但是心里清静，爽爽快快。别人的冷眼也像风过杨柳，毫无挂碍，更不用说每天都有时间听歌读书形而上。

孔子曾经称赞颜回的修养，说他可以“三月不违仁”，而其他的学生只能做到“日月至焉”，偶尔为之。如此说来，修养是希望通过一种自觉的、不间断的维护，达到一份不自觉而悠游其间的境地。抛开这段话的道德意义不谈，我们是多么地不自在啊，以至于看见一段自得其乐的生活，就会心生羡慕。影片过半，男主都



还没有讲过一句台词，哪怕是不靠谱的小同事跑来跟他借钱，试图撺掇他卖掉心爱的磁带，他仍然自洽地缄默，正如生活中的清洁工人，好像永远一言不发，永远低头忙碌。

变化出现在主人公离家出走的侄女突然来投奔他。这波澜不惊的生活终结，终于透露出一丝中年人焦头烂额的日常，观众也终于能找回快给电影推到失衡边缘的一颗平常心。以前读书，看宋人说“闲愁最苦”，似懂非懂。人生是在鸡毛蒜皮里无休止地翻滚和拉扯，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；就算想到了，也觉得是前车之鉴，等轮到自己的时候，好歹应该比先辈长进一些。生活像一个无可言说的秘密，长辈看着晚辈，往往升起这种心情。影片没有过多地牵扯主人公的情感生活，他和姐姐之间的纠葛，和酒馆老板娘的情愫，都呈现得谨慎克制，点到即止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影片倒是肯花篇幅，刻画老板娘那得了绝症的前夫跟主人公“托妻”：两个大男人深沉地站在河边抽烟，没想到谁也不会，两个都咳嗽不已。这是很轻盈的闲笔。

无可否认，影片的文艺化倾向导致它不够现实主义。生活中真正的艰辛，肯定远不止小同事借钱跑路、无人替班连轴转这么简单，生活里的幸福，也不是年轻姑娘的一个冲动亲吻就能代表。抽掉这些批评，故事的核心在大面上依然可以成立：日子难的是过下去，不止是岁月静好地过下去，是经过风吹雨打、生死聚散，心无旁骛地过下去——虽然这个劝人方式的主题，实在并不深刻。《完美的日子》的观感，就像《菜根谭》里的箴言，淡淡的一直在那里，时不时让人想起来。我们终究都不是圣人。所谓人间好时节，能“日月至焉”，也就不易。☒

